

C91-491
1
2

• 大学参考用书 •

社会学主要思潮

[法] 雷蒙·阿隆著

葛智强 胡秉诚 王沪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aymond Aron
LES ETAPES DE LA PENSEE SOCIOLOGIQUE

Editions Gallimard, 1967

根据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 1967 年版译出

社会学主要思潮

【法】雷蒙·阿隆 著

葛智强 胡秉诚 王沪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556,000

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0 册

ISBN7-5327-0405-X/D·015

定 价：6.00 元

译者的话

社会学是一门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的任务在于揭示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十九世纪初，法国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首先提出这一学科的名称。自孔德开始，经过涂尔干、帕累托、韦伯，社会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不同的理论流派往往各自强调某一因素对社会生活及其发展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失之偏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第一次为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根本性的观点、原理和方法，使社会学有了真正的科学基础。本书作者，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的经验论社会学之间寻找“共同的东西”。他追根溯源，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孔德开始，分析研究了包括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七位社会学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著作，先后用了十二年时间，写下了这部比较社会学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

雷蒙·阿隆在书中所介绍、比较的七位社会学家，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中都有过巨大的贡献。除孔德是众所周知的创始人外，涂尔干、韦伯等还是后来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的分支，如宗教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的开拓者或奠基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率先把孟德斯鸠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来加以叙述，因为按照作者的观点，孟德斯鸠是“用古典哲学的方法，不断分析和比较各种政治制度，同时努力把握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从中得出各种可变成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社会学家。

本书的写作特点是，先提出每位社会学家所处的时代特点，然后介绍他们的主要著作，分析他们各自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作出社会学上的解释，在介绍和解释中适当进行比较。在分析介绍马克思时，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是伟大的”，马克思是“对社会作经济和政治分析的典范”，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重要方面对马克思的观点表示质疑。如，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的主题是简单的，似明实晦的，可以引出种种解释，使人几乎没有把握作出选择”；又如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贫困化时，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模式很难说明贫困化……”；作者还对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表示怀疑，甚至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等。最后，作者站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鼓吹“另一种社会主义”。他说：“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有另一种可能的形式，即在国家领导下的中央计划化……最完善的形式或许就是瑞典社会了。在这一形式下，人们可以看到私人企业和公营企业并存，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减少，令人愤慨的社会现象已经大部分消失。部分计划化、生产资料的混合所有制，所有这些是与西方民主制度（即多党制、选举自由、思想和理论讨论自由）相辅相成的。”这些观点虽然大都是作者在评介马克思的几部主要著作时提出的学术性探讨意见，但他作为资产阶级右翼学者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相信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进行分析和研究，还是能够从本书中大致看出西方社会学大致的体系，这对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学是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篇幅较大，又兼本人在翻译过程中，突染顽疾，多次住院治疗，致使翻译工作几度延宕。幸蒙虹口区业余大学胡秉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王沪宁、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东岳等同志通力协助，在百忙中参加了本书第二部分关于涂尔干、帕累托等章节及附录的翻译工作，谨此向上述诸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全文由本人校阅，译文中错误及不妥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葛智强

1987年6月16日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创始人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	19
1. 政治理论	23
2. 从政治理论到社会学	37
3. 事实与价值	47
4. 可能的解释	56
生平简介	62
注解	64
奥古斯特·孔德	75
1. 孔德思想的三个阶段	76
2. 工业社会	85
3. 社会学是一门人文科学	94
4. 人性和社会秩序	104
5. 从哲学到宗教	114
生平简介	125
注解	128
卡尔·马克思	149
1. 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经济分析	155
2. 《资本论》	164
3.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含糊不清之处	178

4. 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含糊不清之处·····	192
5. 社会学与经济学·····	202
6. 结束语·····	211
生平简介 ·····	215
注解 ·····	218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	237
1. 民主与自由·····	239
2. 美国的经验·····	245
3. 法国的政治悲剧·····	256
4. 民主社会的理想类型·····	268
生平简介 ·····	280
注解 ·····	283
社会学家和 1848 年革命 ·····	293
1. 奥古斯特·孔德和 1848 年革命 ·····	295
2.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 1848 年革命 ·····	298
3. 马克思和 1848 年革命 ·····	305
1848 年革命和第二共和国编年表 ·····	318
注解 ·····	321

第二部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代

导言·····	329
埃米尔·涂尔干 ·····	341
1. 《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 年) ·····	342
2. 《自杀论》(1897 年) ·····	353
3.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年) ·····	369
4. 《社会学方法论》(1895 年) ·····	387
5. 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399
6. 社会学和哲学·····	416
生平简介 ·····	428

注解	430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435
1. 非逻辑行为和科学	437
2. 从表现到感情	450
3. 剩遗物和派生物	459
4. 社会学综合	479
5. 科学与政治	497
6. 有争议的著作	506
生平简介	514
注解	517
马克斯·韦伯	527
1. 关于科学的理论	529
2. 历史学和社会学	541
3. 人类条件的矛盾	552
4. 宗教社会学	559
5. 《经济和社会》	581
6. 韦伯, 我们的同时代人	596
生平简介	604
注解	608
结论	621
注解	635
附录	641
英国的鉴赏家: 奥古斯特·孔德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643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671
马克斯·韦伯和实力政治	688

前 言

过去，科学曾经使人类精神摆脱了神学和玄学的控制。这种控制在人类懵懂时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着便力图使懵懂时期无限制地延长下去。今天，科学应当或以自己的方法，或以自己在各方面的成果，决定社会理论的重新组织。将来，一旦系统化后，科学就将与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共存，永远成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政治体系》，第四卷，附录
第161页，《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哲学研究》
(1825年)

我是在参加了几次国际社会学协会代表大会后，才想到写这本书，或者应该说写这些讲义(本书前身)的。自从苏联的同行们参加了这些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学协会代表大会就成了自称赞同上世纪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的指导思想作为科学总结提出来的，同用现代的观察和实践方法，通过民意测验、提问和采访等手段进行调查培养出来的社会学家对话的唯一场所。该不该把熟知历史规律的苏联社会学家视作与西方社会学家一样，属于同一种科学职业的人，还是把他们看作是无法把科学从思想意识中区别出来的那种制度的牺牲者呢？这个制度把过了时的科学的残余——意识形态改头换面，使它成为国家的真理。只有抱着这种信念的人才继续把它称之为科学。

学者和教授们的这种对话，尤其是掺杂着历史—政治的对话使我极感兴趣。主要对话人通过各种途径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某些可以类比的结果。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社会学家试图把各种现代社会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全面加以解释。资本主义象封建制度取代古老的经济那样，取代封建制度，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少数人先用奴隶制，后来用农奴制，今天则用工资手段攫取劳动群众的剩余价值，而明天，剩余价值将超越工资制，随着阶级对抗一起消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列举了五种生产方式，只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种被苏联社会学家遗忘了。也许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论将使苏联人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力经济”的重要性，而西方社会学家早在几年前就已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了。人民中国比苏联更容易受到人们利用这种观念对它的批评。而苏联则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马克思主义引用奥古斯特·孔德的论点，它的理论既包括社会动态学又包括社会静态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以社会结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而这些理论和分析，其本身则是建筑在一种通常称之为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的。

这种理论既是综合论的（或是总体论的）、历史论的，又是决定论的。与其他特定的社会科学相比，这种理论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从社会的运动中把握各个社会，综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能大体上认识今天，也能预测未来。它宣告某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将要来临，因而既是进步的，又是决定论的，它从不怀疑未来的制度要比过去的制度优越：生产力的发展难道不就是变化的动力和进步的保证吗？

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在世界代表大会上冷漠地听着这种简单化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单调的唠叨。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提到这种观点。他们无视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无视宏观社会学的规律。这种无视既表现为不懂得这些规律，又对之漠不关心。他们不相信这些规律就是真理，不相信科学的社会学能够形成并说明这些规律因而值得加以研究。

美国的社会学本质上是分析论和经验论的。它自1945年以来曾经对欧洲和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起过主导性的影响。这种社会学通过提问、采访等方式反复进行调查，以求弄清社会人或社会化了的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考、怎样感受、怎样判断的。公民们在各种选举中是怎样投票的，在年龄、性别、居住地点、社会职业、收入水平、宗教等各种可变因素中，哪些因素会影响选举行为？候选人的宣传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决定或变更选举活动？在选举过程中选民改变主意的占多大比例？什么因素会使得选民在选举中改变主意？一个研究美国或法国总统选举

的社会学家可能提出的就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调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再举一些诸如产业工人、农民、夫妻关系、广播和电视等例子是十分容易的，社会学家可能会向各种社会化了的个人、社会类别、稳固的或不稳固的团体提出各种问题，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也并不困难。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各种可变因素之间的关系，各种可变因素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类别的行为所起的作用。社会学家不是先验地，而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划分实际存在的团体。这些团体或者有着共同的处世办事方法，或者同属于一个价值观念体系，或者都有着希望内部稳定的倾向，亦即有着会引起外界相应反应的突然变化。

但是，这并不是说由于这种社会学是分析性的和经验论的，因而就只懂得个人、个人的志向和动机、感情和愿望。相反，这种社会学能够触及一些总体，或实际存在的团体甚至一些潜在的阶级。但是即使是组成这些实体的成员也不知道其存在。确实，这种集体现实在人们看来是内在的，而不是超越人的认识的。在社会学家眼中，人总是社团化的，社团不止一个，整个社会就是由许许多多社团组成的。

综合的、历史的社会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社会志。这两种社会学的对立是滑稽可笑的。十年前我想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但是由于对话和论战的必然结果所形成的各个学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互相嘲笑着。

意识形态和社会志的对立，丝毫不排除社会学在苏联和美国所起的类似作用。社会学在这两个国家里都已不再是抨击的目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学不会在基本方面影响社会秩序，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承认国家和党的权力（或者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权力），而美国的分析社会学则默认了美国社会的准则。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革命的，因为它预示革命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苏联，救人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已成过去，不再属于未来。马克思预料的决定性的突变终于发生了。自此之后，经过一个不可避免的、辩证的过程，事物从正面走向了反面。一种从革命愿望中诞生的社会学，随即就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服务。对马列主义政党没有掌握政权的社会来说，苏联的社会学确实保持了或自认为保持了革命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苏联是保守的，而在法国或美国则是革命的或者努力成为革命的。但是我们东方国家的同行们对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国家认识甚差（十年前认识更差）。他们为环境所迫，对自己不能研究的国家持严峻的态度，而对自己的社会则表现出极度的宽容。

经验论的、分析性的美国社会学并不是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它很少自觉地、有意识地赞扬美国社会。在我看来，大部分美国社会学家是自由主义者（这是就该词在大西洋彼岸所含的意义来说的），他们中间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他们赞成社会变动，容纳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他们用美国人的观念和理想来抨击美国的现实，毫不犹豫地承认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这些弊病象神话中的七头蛇那样，暴露出来后，通过改革被克服或减轻了，第二天又大量地冒了出来。黑人应当有选举权，但是如果黑人青年找不到职业，那么这种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些黑人进了大学，但如果大部分黑人进的学校教学质量低劣，那么这种象征性之举又有什么意义呢？

总之，苏联社会学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 是保守的，但对别人的问题却是革命的。美国社会学家则在涉及自己的社会问题上 是改良主义的，而且在别国的问题上也是改良主义的，只是没有明说罢了。这两种社会的对立，在 1966 年已没有象在 1959 年我参加那次世界代表大会时那么明显。从那时起，美国式的经验论的研究已在东欧日益增多，也许在匈牙利，特别是在波兰比在苏联更多。

即使在苏联，就某些明显限定的问题进行大量的试验性的研究也有所发展。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在苏联也会出现一种总体上赞成、个体上有争议的两者的兼而有之的改良主义社会学。

总体上赞成、个体上有争议这两者的结合，在苏联要比在美国或西方国家更不容易做到，其原因有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比在美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含蓄的意识形态学派更为明确。它使得苏联社会学家不能象美国政治制度下的社会学家那样在总体上赞成的同时又能自由地兼收民主思想。再者，个体上的批判要深入就必然会损害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有效性。因为这种有效性表明，人类历史上决定性的突变发生在1917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实行生产手段国有化之时。如果在这次突变后，人类事务没有重大变化，仍按通常发展趋势持续下去，那么这种拯救人类于患难之中的革命理论又怎能得到捍卫？这里，我认为可以引用一下P·N·费道雪夫和B·巴伯两位教授在斯特雷扎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后讲过的这样一段颇有讽刺意味的话：苏联的社会学家对自己社会的满意甚于对科学的满意，相反，美国的社会学家则对科学的满意甚于对他们社会的满意。

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里，意识形态的和革命的影响，以及经验论的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根据不同情况都在时强时弱地同时起着作用。

在发达的国家里，尤其在西欧国家里，美国的社会学使社会学家“从革命走向改良”而不是“从改良走向革命”。在法国，革命的神话在一个时期里很有吸引力。但是由于采取经验论的方法，用分析的、部分的调查代替总体观察后，许多青年大学生已经逐步转而采取改良主义态度了。

但是，这种转变究竟是社会变革引起的，还是社会学实践所引起的，尚难确定。在西欧，革命已越来越不时兴了。经济的飞速增长，社会在这两代人之间可望越来越发展，这些都使普通的人不愿上

街示威游行。再加上革命的政党是与一个外国强国有着联系的，这个强国为之提供效法的制度是一种越来越不注重建设的制度，所以革命热情衰退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如果千百万选民仍然对那个自称为代表革命希望的政党表示忠诚，那才令人迷惑不解了。

在欧洲和美国，马克思主义所称的那种批判的传统、综合和历史的社会学的传统并没有消失。美国的 C·赖特·米尔斯和赫伯特·马库斯、德国的 T·W·阿多诺、法国的 L·戈德曼，尽管他们的评论源自民粹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既反对 T·帕森斯著作中提到的那种形式的、反历史的理论，又反对局部的、经验的和特有的调查。主张这种调查的社会学家几乎遍布全球，他们想把这种调查当作一门科学。形式理论和局部调查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不是不可分割的。许多实际上从事局部调查的社会学家对 T·帕森斯的伟大理论要么不予重视，要么持反对态度。帕森斯派社会学家也并不都热中于这种部分调查，因为数量众多、类别繁杂的调查不利于集中和综合。事实上，不放弃对现秩序进行总的或全面抨击的、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社会学家，把形式理论和部分调查视为仇敌，但对这两者的融合并不担忧，因为即使这两者有朝一日在社会上和美国的社会学有所联系的话，这种联系既是不必要的又是不能持久的。

形式的或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早已被历史学派和经验论派所抛弃。这两派虽然都反对抽象的反历史的理论，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同样，反对帕森斯形式理论和没有理论的社会志的社会学派，通过各种途径，也有了自己的历史和理论，至少都有自己的概念和一般命题。不管这种概括性程度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引出革命性的而不是改良主义的结论。经验社会学一旦为今天称之为不发达的国家所接受，就能揭露社会关系或宗教和道德传统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上造成的种种障碍。用美国方式形成的经验社会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得

出只有革命的政权才能扫除这些障碍的结论。分析社会学发展的理论可以重新发现历史，这一点是很容易说明的，因为这种理论是一种形式化了的现代历史哲学。人们也能找到这种社会学的形式理论，因为对各种社会进行比较，需要有一整套概念，即今天社会学家称之为理论的东西。

七年前，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在东欧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们所奉行的经验论社会学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于是我就追根求源，对《历史社会学的伟大理论》（这是“大学资料中心”出版的两本讲义的题目）进行了研究，以求找到一个答案。但是读者在本书里是找不到我所企求得到的答案的，只能找到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会有答案的话，也只能在以后出版的书里找到，但是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写出来。

当然，一开始我就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回答，但本书里出现的只是一个含含糊糊、难以明说的答案。在东方的马克思社会学和西方的帕森斯派社会学之间，在上世纪的伟大理论和今天的部分调查、经验调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可以说存在着某种持续性。怎么能够无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之间，马克斯·韦伯和帕森斯之间，奥古斯特·孔德和涂尔干之间，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和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之间的持续性呢？在某些方面，今天的社会学家显然是人们称之为前社会学家的继承者和接班人。使用“前社会学家”一词就可以看出我想进行的历史调查是有不少困难的。不管进行这种历史调查的对象是机构、民族还是科学学科，都应当先确定其范围以观察其发展变化。必要时法国或欧洲的历史学家可以采取一种简单的方法：地球上位于大西洋和乌拉尔之间的这块六角形的土地就是法国，就是欧洲。历史学家叙述的只是在这个空间内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历史学家从来没有用